



詩人印官長

米星如

說起車塵，那才真是一件可厭的東西；那是迷濛得和濃霧彷彿，不管你是鼻管、口腔、或是其他的一些空隙，牠都會使勁兒鑽了進去的。而且那並不是像霧那樣潤澤的東西，却是乾燥而又帶了極難忍受的濃烈炭氣的。所以在嗚嗚地喇叭叫着的時候，那怕還是很遠的行人，就得用手帕

——如其未帶手帕的話，就得用手掌滿滿地握住鼻尖以下的部分，而且擺出一副向兩旁閃躲的身段。不過，這也不免有例外的，譬如現在正走在白門橋上的印官長，雖使喇叭不住地在耳邊鬧着，迷濛的車塵和了強烈的烏煙，騰起在他的身邊，他的兩手仍舊插在那油膩的大衣口袋裏面，既不遮塞口鼻，也不打算閃躲，而且在那副厚玻璃眼鏡

那一面的瞪着白多黑少一對死魚一般的眼睛連眨也未曾一眨。

印官長是別有懷抱的人，他這時絕未想到因為自己是一位官長的身分，車輛便不敢向他身上撞；並且可以說他是並不會聽見和看見喇叭聲和車塵和烏煙，以及在身旁來來往往一切紛鬧的景象。他是正在神遊物外，是推敲着、思索着，他是在作詩了。

他是常常作詩的，他的案頭高疊着各位名家的詩集，他從不會一天間斷過披覽，也不會半天停歇過吟哦。所以他平時絕不把一些和自己同等階級的，或是高過於自己地位的官長們放在眼裏，甚至連和他相處多年，那位自命為禮

才下士的他的上司，他也並不十分的心折，「俗氣！俗氣！俗氣！」這是他對於同事們一切的總評。原因自然是爲了他們並不和他似的披覽和吟哦，甚至案頭也不有什麼陸放翁集等類足以療俗的本子，日夜只講究些「等因奉此」，和逢迎、鑽營，於是那一班人便都包括於「俗氣」的總評之中了。

白門橋下雖是積着一條泥漿也似的溪流，橋上更是紛紛攘攘，喧囂凌亂成一片；而且瀾漫了車塵和烏煙。但這都不能算什麼了不起的事，只須從橋東一望，那面是疏疏落落幾株衰柳，因爲霜是早已下降，營養欠佳的柳葉，也已望風凋零。那種孌殘的姿態，在詩人印官長的眼中，便成了絕妙的風致；於是蘊藏着的詩興，就按捺不住地勃發了。

從厚玻璃眼鏡裏瞪着那死魚也似的一雙大眼，將幾株不修邊幅的衰柳投射到作詩的「煙土皮里純」上去，這便使他失去身旁的紛擾和叫囂，失去車塵和喇叭；並且更美化了這凌亂不堪的環境。原來早是彳亍着而且趑趄着的脚步，却更加緩慢了。

「白門秋柳不勝寒……」起句已經好像是從不知不覺中有了，他自己也覺心頭一驚。但下面將怎樣接下去呢？是七

絕呢？律呢？還是古風呢？依他的心意，最好是寫一首古風罷；因爲這樣才可以不拘格律，而且能夠任意發揮些。然而若使果真作古風，這下面又將怎樣接下去呢？他沉思着，慢慢移步走向東面的橋欄，有幾個俗氣不過的黃包車夫，像也似的圍攔來，向他兜攬生意，但見他瞪着白眼，板着黃蠟也似的長方面孔，嘴裏噤咕着，直向車隙裏走近橋欄，知道他並不是僱主，就不再去睬他，讓他獨自的站在那裏。

他獨自站在那裏，儘管把「白門秋柳不勝寒」一句翻覆地唸着，一時竟接不下去。驀地一陣風來，將他頭上那頂舊黑呢帽掀了兩掀，他連忙從衣袋中抽出一隻手來，按緊了帽子，這才感覺到深秋的風勁，因爲手指上已經是有些冷了。他一手按着帽子，便不禁地向自己的身上打量，啊，這麼一件膩光耀目的薄大衣，自從衣店裏買來時，計算起來，於今已有九年半了。在理，原該早就換了新的，但這九年半以來，換一件新大衣，這念頭在他又何敢提起呢？他想起這件大衣，還是九年半以前上天津去幹事，經過上海時買的。那時，他是剛出學校不久，從古老的故鄉，離別了慈愛的老母，攜帶了弱妻，初次出外幹事，確曾懷抱了一番熱念。他還記得在那僻陋的山村裏，竹轎已經離開

家門很遠，他掉轉頭從橋背後竹縫中看去，仍見母親站在許多親朋的中間，大聲喊着：『……到上海時，切記買些衣服帶去，北方天冷啊！……』所以一到了上海，他便買了這件大衣，而且一直穿到現在。

在天津，他是在一個由外國人主持的社會機關裏幹事，爲了他大學還不會正式畢業，又沒有出過洋，自然只能算是練習一流的職務。不久，邀他去的朋友又離去天津走了，他因爲帶着家眷，只好仍舊待在那裏。但他每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元，以他一個不屑事家人生產的詩人，在天津那樣的地方，支持着一家的門戶，累得他除了拼命的吟哦以外，簡直是別無辦法了。隨後，爲了水土不服，他的女人害起病來，連請醫生的擔負，他也很覺吃力。他是不願向那些非詩人的事業家們求告的，在黃蠟也似的長方臉上，終日沒有絲毫的笑容。從機關裏回家去，只有拿着一卷杜詩在病妻的床頭高聲朗誦『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可惜他的那位病妻，也只是個俗人，偏又害了那樣的俗病，儘他曼聲苦吟，而病勢却反日見沉重了。有一天，他看見女人睡在床上發燒，兩頰蒸得一片的焦紅，他想去買點水果給她吃，又苦於沒有錢。他每天幾次走過一家家水果店的門前，那裏堆着各色燦爛耀目多汁

的水果，那些衣飾講究的夫婦們，把車子停在外面，滿不在乎地在裏面指揮着夥計們稱着紮着大包的菓子，爲的是酒餘飯後好去輔助消化；而他的手却老是插在空的衣袋裏，眼前浮泛着他那燒焦了嘴唇的女人可憐的幻象。

等到他的女人實在不中用了，他們的飾品和衣服，也差不多賣盡當光了。那天，她比較清醒一點，他也已有兩天坐在她的床前，不上機關去辦事，並且也不再苦吟詩句了。她向他點頭，並且微笑，喘息着向他說：『我累了你了……你不然終日坐在這裏守着，悶壞了自己的身子，你得出去散散去……』就在那天的下午，他跑到遼闊的海邊，眼看滾滾地波濤，漸去漸遠，直到和天連成了一色，再也分不出天和海來；海面上有白鷗在翱翔，雪白的羽毛，點綴着蔚藍的大海，他心醉了。於是他跳，他叫，又高聲的唱起『大江東去』來。那時有誰在近處笑語，在撥水歡呼，他凝神定睛看時，在相近的海邊，沙灘的那面，有兩個赤腳的孩子，在淺水軟沙中，追逐快樂。他不知不覺的，渾然忘了一切，連忙也將鞋襪脫去，捲起褲腳管，也奔了去。孩子們起初還懷着驚恐，但他是那樣的和藹，臉上是那樣的憨笑，孩子們樂了，他也樂了，他和孩子們撥水戲耍，直把身上的大衣淋下水來。他確切的記着，那時這件大

衣，實在要比現在的新得多。

他自從葬了女人以後，便開始度着飄流的生活，在過去的九年半中，他曾做過中等學校的教員，青年會的幹事，和軍隊裏的「師爺」，直到今日，他總算是一帆風順，遇着了知己，做到官長。但這在他又算什麼呢？他是隨遇而安的，只要每年加增着案頭的詩集，敝舊的大衣，呢面上油膩得一片光明，兩隻袋子也已補做了多次，在他實不算什麼一回事，他因為自己知道他是一位詩人啊。

然而，白門橋上深勁的秋風，雖然未曾掀下詩人的帽子，但那股寒氣已從詩人的手指傳達到詩人的心窩，使他不覺悚然一顫；而且單薄的衣擺又飄動了一下，還未曾來得及「感慨系之」的時候，他却忽然想到了接句的韻腳，天然的要用着「衣單」兩字。他一時真有說不出的歡喜，但是這一句到底是怎樣說法呢？是「遊子天涯嘆衣單」呢？還是「淪落年年恨衣單」呢？爲了嚴於選擇的緣故，他經過了一番苦苦地推敲，覺得接得太平，愈念愈覺不能滿意，心裏一焦燥，紛擾喧鬧的現實，就破滅了美化的憧憬，他低頭，看見橋下那條污濁的泥漿，心裏陡覺着惡心；那幾棵衰老的殘柳，也突然的奇醜了。「呸，俗氣！」他下了一個肯切的判語，這才解脫了推敲的艱苦；因為他決定在這

樣俗氣的環境裏，是萬萬不會想出什麼妙句來的。於是他擠出黃包車的陣地，從車廂和烏煙裏走過橋來。

橋北有一家新開的服裝店，明亮的玻璃窗中掛着各式的衣服，有中山服，有西裝，也有大衣。他稍稍一駐足，心裏在盤算：「最好現在先買一件新的大衣啊！」於是他把兩隻大眼，認真地看到靠近窗口那件大衣上繫着的價目牌子，慢慢地抽了一口氣：「啊，要這麼多的錢啊！」伸在衣袋裏的右手，便搜尋着袋角落裏一小團稀縐的洋紙，從五個手指漸漸了抓近了掌心，用不着掏出來看，他早已知道那是一張五元的中央紙幣。這是太相懸殊了，五元和五十元的比較，雖屬不屑較量輻銖的詩人，也能很快的覺到難於償顧，所以他的參觀那家服裝店，是很快的一個短距離的勾留。不過那件新大衣確爲詩人所切需，若使天氣再冷了下去，或是落了雪，用這一件行將洞穿的舊大衣，決不能外出尋找詩料；而且同事們都在添置新裝，自己並不比他們弱了什麼，又何必拘泥着這種窮酸的樣式呢？再說，自己也已做到了官長，一件新大衣都穿不起，不怕給勤務兵笑話麼？

詩人印官長是漸漸地感到煩悶了。

「奇怪！」從詩人的心裏喊了出來。「你看老劉和老黃，

是那裏來的錢，一個月前還不和我一樣的窮困，怎的現在却又忙着做狐皮襖子！就有他們的！」他想到他們和自己一樣的是做了官長，官俸又是同樣的未曾領到，偏偏自己連一件定價五十元的大衣，都買不起，怨不得不喊出心裏的奇怪來。

奇怪雖然要喊，但到底這位尊貴的官長是一位高雅的詩人，他並不願而且不屑去追究這奇怪的原因，所以他匆匆地離去那惹人入俗的衣裝店，心裏雖然仍在盤算着，口邊却早默念「……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想藉此驅逐了胸中那些不詩化的俗念。但念到這裏時，他真想去獨登酒樓，痛飲三杯。然而他又不能忘記是剛吃過兩碗米飯外加一個饅頭，爲了有些飽脹，而且天氣還早，才出來散步的；所以心裏任憑起了這種的念頭，而經過好幾家酒樓門前，却只無意進去。

嗚嗚地幾聲喇叭響，又從他身旁飛過一輛很華麗的汽車，他從一瞬的瞥視中，彷彿看見車裏的那個女客是十分的嬌美。他便想起昨晚在同事的尤官長家裏吃飯，看到那位年青漂亮的尤太太，那樣的愛嬌、溫婉，而且遇到，他真有些妒忌老尤。據他知道老尤是不大通翰墨的，普通的信札還須求人代筆，不要說到風雅的詩賦上來了。老尤對於

他也只有表示佩服，因爲他們共同的上司，還不時的當了大家誇獎他的詩才，而且有許多次請他做過輓聯等類的東西，這不但老尤，便是許多的同事，也都只有欽佩的份兒。但粗魯而俗氣的老尤，却有那樣一位可愛的太太！這是從那裏說起？是天公的無知？是老尤的僥倖？還是自己的慳於幸福呢？所以在昨晚的飯會上，大家是那樣的高興、喧鬧，還吵着要打牌，只有他是板着長方的黃臉，默默地不響。

他一面走着，一面作退一步想：不要說是那位多嬌的尤太太罷，便連已死的亡妻，自己也還無福消受，亡妻死了已有九年之久，她的聲音笑貌，在多情的詩人心中，還不時的響映着，但人死已不可復生，總想天緣湊合，這已斷的琴絃，不久便會重續起來的，但光陰荏苒，蹉跎復蹉跎，直到如今，仍然使多情的詩人，獨度其鱗魚的生活。他爲了這件事，曾流過許多傷心之淚，曾在夜深人靜時高讀過長恨之歌，但是九年已往的光陰，好像是無影無踪地過去，亡妻的靈魂既未曾在夢中出現過一次，而新的意中人，却又永久的杳然！因爲詩人的多情，自然是多感，他看到汽車中不知姓氏的女人，又想到昨晚尤太太的姿態，他陡的一陣傷情，幾乎墮下了淚來。

挾着滿懷傷感的詩人，向前邁步；有一種寂寞、孤獨、並且是不可堪的纏綿悱惻的情思，浸襲着他，「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好像是有什麼阻塞了他的喉頭，而心裏却不住地默誦着這兩句刻骨也似的傷心詩句。

突然，在他的面前，好像是一片的光明，照耀着他的雙目；這光明是不止由五色組成的，只覺得燦爛、漂亮而且是說不出的調和，適合着這秋的黄昏景色。那是一個年青的而且時髦的女子，那軟綴的旗袍，緊緊地裹着苗條的腰肢，背上斜披了一幅時花的絨圍巾，蓬鬆的蜷髮，掩映着一小段白色的頸項。下面，旗袍的底邊僅長過膝，長而且

肥的兩腿，是穿着光滑的肉色的絲襪，配着高跟的黑漆皮鞋，那腿肚豐富的筋肉，那巧俏的步履，真有說不盡的風致、愛嬌、優美。啊，女性的美啊！可望而不可即的美的女性啊！早死的亡妻、尤太太、汽車中的女客，再加上面前這個嬌小的背影：隨便其中的那一個，——僅僅只要一個——就足安慰了子街頭滿懷傷感的這位詩人。因為這位詩人而兼官長的印官長，現在是真急於需要這樣的一個安慰。他自己也深知並不同於一般色情狂的輕薄男子，他是多情善感的詩人，他喪偶已經九年，九年之中，他未曾和任何的女人親近過，現在他已經是堂堂地官長，他需要

，他急迫需要一個足以安慰靈魂的女性！

他緊緊地跟着面前嬌小的背影，心頭不住在跳，他恨不能趕上去一口把她吞下肚去，但又怕跟緊了反致啓人疑忌，或竟開罪於這位不知姓氏竟至不識面貌的美人，萬一她竟和躲避汽車一般的向旁邊一閃，或是用手帕遮了口鼻，表示那樣侮慢的厭惡呢？輕蔑了官長的尊嚴還不礙事，但破碎了多感的詩心，將使詩人何以聊奈呢？所以他總是亦步亦趨的謹慎跟着，更時時左顧右盼，怕的是路人指摘，玷礙了官箴；因為詩人沒會忘記在他大衣的左襟上面掛着的那塊徽章啊。

天是慢慢地昏暗了，他們仍舊是一前一後的走着。這樣走着，在詩人實在是滿足不過的，又何必像那般不懂詩意狂鬧戀愛的俗人一樣呢？倘使這種長隨式的競走一直繼續了下去，恐怕在詩人的心中，也會同時增加舒適和滿意罷。但兩聲嗚嗚地喊叫，一陣灰塵過處，詩人的口鼻裏滿是刺辣的煤煙，及至睜開那雙大眼睛看時，面前那個婉嬾的背影却早失去了所在！這在詩人真是一個很不幸的打擊，不怪他目瞪口呆地站在街心，而且接着就是狠狠地愕然四顧。——唉，唉，她消失到何處去了呢？

在右首一家輝煌的門牆之下，有好幾個人圍在那裏，印

官長無可奈何而又挾着萬一的希望踱了過去，他想：「這會許是她在那邊了？」當他走近那扇滿塗彩色的玻璃門時，不料圍在那裏的人忽然嚴肅地讓出一條路來，更出其不意的，門裏竟會有人把門拉開，含了笑臉迎着他，而且半鞠躬似的有禮貌的讓他進去。他這時看出那拉門的竟也是女人，而且竟也是年青的！那嬌媚和藹的笑容，已足使他氣奪，他再仔細一看，知道這是什麼所在時，也就再無勇氣退轉去了。

他走進那所新開張的女子理髮店，光明的煤汽燈下，佈置着精緻的靠椅，已經有幾個顧客在那裏理髮，而且內中也有男子，他更放了心。那裏的技師們，雖是肥瘦不同，但一色白布的外褂，截短的頭髮，嬌媚的面容、粉白的手腕——啊，只須想想那樣的手腕罷。

他微微感覺到一點昏眩，當他坐上了彈簧的椅子，面前有一雙白的滾圓的嫩臂靠近他用手替他解開衣領的時候。他從鼻管裏嗅到一股溫香，不但是他九年以來所不曾嗅過的滋味，便極力追想從前，在他的女人未死以前，他也從未嗅到過！隨後，軟而嫩的手指觸到他的臉上來了，他的那副眼鏡被除去了，頭頸上也圍上白的披肩了，他只覺渾如中酒，遍身是酥酥地，軟軟地。

「奇怪！詩人的心中又有了呼聲。」她們有這樣的姿色，又這樣的聰明，為什麼要來做理髮師呢？「除去眼鏡的詩人的眼睛擠緊了有如兩條細縫，在細縫中欣賞那燈光下女理髮師的美：那半側的秀面、黑黑的睫毛、細如一線的長眉、小粉瓶也似的鼻子；甚至黝黑橢圓的鼻腔，視神經所幻化的腔中的細毛；紅的小口，脣上動人的縐紋；頰下粉白的頸項，微凹着優美的曲線；這以下是肩，肩下是雙臂，臂上是靈活而柔嫩的雙手，這雙手便按在自己的頭上，用軟如新絮的剪刀在替自己剪髮！他想到這裏，便覺自頭頂有一股麻癢的感覺，直貫心曲，是說不出的舒暢，他是完全的癡化了。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哼，那算什麼！白香山又何嘗消受過這樣的艷福！詩人不覺驕傲起來。

他思來想去，到底怯怯地開了口：「請問你貴姓呀？」沒有什麼回答，在擠緊的兩條眼縫中，他看見樊素的櫻桃熟透了似的裂開一笑。「妙啊！」詩人真覺得意，心中輕輕地一喊。他認為這嫣然一笑，實在是太合詩意的了，這是不可言傳的妙境，因為妙詩是從來不能言傳，只可意會的。

當那雙溫柔的小手在剪着他的頭髮時，他攔在左面扶手

上的那隻胳膊觸着她的肚腹，是暖而且軟，若有似無的，一種近乎幻境的感觸，「妙啊」！他不禁在心裏又輕輕地嘆了一聲，便闔上他的眼皮，任憑過身的熱血騰沸起來。

有如登仙似的，他飄飄渺渺地過了些時，不知在何時頭髮是已經剪好了，他的身軀被橫躺在靠椅上面，嘴上和兩頰都被刷上了熱的肥皂水，兩隻柔荑般的小手是親切地在剃鬚鬚了。刀鋒過處，倉倉作響；尤其細膩的是兩個軟嫩的手指在臉上到處摸捏，在搜尋潛伏着的鬚根，搓搓地，有如觸電般的，他恍惚在超詩國以上的太虛幻境裏面。

渾熱溫香的手巾揩過了臉，算是工作完畢。他這才如夢初醒從椅上走下來，站在對面的那位白衣天仙似的女技師替他用手帕擦着眼鏡，他從心眼裏感激出來，趕緊伸手去接過了，戴在眼上。又扣好衣領，從她的手裏穿上那件大衣。這時有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在他的胸中交戰着：這理髮的代價是多少呢？照平常男理髮師四毫小洋給她的酬勞，未免是太不成話了！但面前的壁上又不曾掛着價目表，這到底用什麼來做報酬的標準呢？少了，實在拿不出，難道自己一個稀賸虬亂的頭臉，給整理得整齊而且噴香，而且費去至少有一小時的時光，再說，自己還是掛了徽章堂堂地官長，又怎好少出錢呢？但他很清楚地知道大

衣袋裏只有那張五元的中央紙幣，本月的伙食費還不會開消，洗衣服的錢又不能不給，而且更約好了自己的胞姪在明天來要給他幾個開支旅館的錢，這些統通是指望在這張鈔幣的身上，多給了又將何以善其後呢！

他慢慢地扣齊了大衣的鈕扣，原想看看別的客人是怎樣的付錢，但那時幾位原先的來客都已走光，以致幾個閑下來的女技師都在笑嘻嘻地把含了譏刺的眼光儘投到自己的臉上，他覺得自己的臉皮是掌不住的發熱了。於是這位女技師又捧來了他的帽子，而且當面替他用毛刷仔細地刷過，更用小紅邊手帕揮了又揮，才恭謹地遞給他，他接帽時再仔細地看了她一眼，只見粉臉上的櫻桃又是一裂，而且小蠻似的柳腰更忸怩地一擺，這真感動了他的心，他有點懵懂，恨命地，用了詩人浪漫的心情，和官長尊貴的態度，抖索索地掏出那張破舊的紙幣來，用兩隻手指挾着，放到她那鮮紅的掌心裏，而且怯怯地說：「不要找錢了！」

外面是黑得很，而且風在吼着，他用手翻起大衣的領子，欹斜着脚步向來路走去，心上泛起一種又苦又甜稀有的詩境。

